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一

書

與楊邃菴

自執事懸車之後某在故鄉既不得奉寸楮以
修起居今歲仲夏復從江行抵任又不得經由
僊緡以遂一拜但聞縉紳士皆能談執事山水
之樂某蓋仰羨而不可得者嘗記士夫有贈執
事詩云詩多下卯橋邊與人重壬辰榜上名愛
此二句以爲天然的對然執事平生勤勞王家
幾無暇時丁卯橋之興至今始盡償之又聞園

池之勝正在許渾故處凡此佳境為一代名公
所有恐自唐至今惟執事與許而已其不日乞
歸尚當乘長風破巨浪過金山入京口相訪于
所謂丁卯橋者以觀執事有此世外之樂未間
珍重不具

復靳戒軒

某間見佳作皆純乎理學亟欲多得一讀以開
茅塞而未能也忽辱嚴命惶愧無地蓋平生亂
道嘗為友生愛我而忘其醜如張東海太守所
謂加災于本者然至今為悔不可得而追矣此

不以爲奇書叢中自科目不暇給若此之類並
曾齋一冊自隨尚容異日掃門請教惟不加拒
絕幸甚

奉勸戒軒

執事之文章某往年所見者三試所錄而已至
於 朝廷大制作與夫人家碑銘之類近年始
得見其一二大抵命意措辭純乎理學者也自
非涵養之粹造詣之深何以至是然廉向雖言
之猶有未盡也自漢唐宋以來以理學當國者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固未足以語此而韓范富

歐亦未有以理學歸之者今日之所居非蕭曹
丙魏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地乎其所學非程
朱之學乎自其入閣縉紳有識莫不引領太平
故某之意願執事不徒發之文章而必見之事
業以福斯世幸甚抑更有奉瀆文章不必多作
二程平生所作皆在僅僅數篇至朱子則已多
矣彼少者亦何害其為傳後耶且三大儒皆未
嘗當國也使其當國則少者必愈少而多者亦
不能復多矣何者人之精力固當愛惜用於彼
則不能用於此疲於東則不能驚於西此理之

必然者也。今者紫極之上倚毗方切黃閣之下
機務正煩在執事固宜專意於國事而又安
得一匕分心於文章也哉。某昔年嘗以此告宗
谿矣。告西涯矣。守谿不以爲然。西涯未之見。答
不識執事以爲何如。狂斐僭踰不覺至此。亦特
執事之誤愛也。伏冀有冗答。

與靳戒軒

執事此學不得盡用於世而天下之人不知執
事此學者甚多不知劫於事此實勝名也。惟不盡
用此學所謂道之將廢發命也在斯人則不幸也。

然執事以有餘之精力尚進進此學以詣程朱之室哉其也倘遂歸山尚當取道京口以挹座上之春風惟執事有以教之不具

與張文林

歛人鮑泰希止乃著三人心復要者鮑以元郭守敬所作授時曆不以上古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不悟孔子復其自天地之心孟子苟求其故邵子冬至子半之旨以致每歲各節之交紛紛無定故著此書以此書觀之如冬至雖往來於十二時中然每時必入在五刻則不移也若授

時曆則雖各刻亦往來無定矣朱子嘗謂今之
造曆全無定法只是趕逐天之行度謂古必有
一定之法今鮑之爲此書似有一定之法恨不
得其關鍵鮑庸來儘有啓發人處但入手處彼
亦不曾傳得可惜可惜其著天原發微者希止
之祖也東白集承慨然見諾亦斯文之幸也庸
遠來跋涉無以酬其意云希止墳旁地被族人
賣與異姓此於理宜爲之斷歸如何不具

與張文林

鮑庸回嘗有書奉并附東白文集此集版數當

不下六百工浩費大却勞區畫也天心復要之
學無從而問矣可上惜之張提學庭毓入鄉賢
祠未廉三年前爲文以表其墓至今未刻云以
貧故此在良有司一咄嗟之力恐未知之耳往
年莆田周梁石守撫州於郡中士大夫之賢者
存則禮於其廬沒則吊望其墓此意或未可少
如何亮之

與張文林

東白集寫刻皆精其有曾魚復五者原本則然
耳貴治近年刻集頗多高明未嘗泛及而獨

此其有見哉但此集異時當有刻之他處者
使後之人皆重徽刻如韓文以莆田本爲善豈
不爲有功也哉番上意上校完只送南監蓋總
劄輻湊於此工匠衣食於此不移時即轉徧天
下而縉紳士欲之即可得也鑄人黃早九第頗
有士風莫勿以衆工視之餘不具

與鄭汝華

自遭變故久缺奉慰曷勝馳情莆陽林下耆舊
如翠渠見素皆天下之望今又添執事一人以
比肩頡頏其間豈非一時之盛事哉雖然某於

異日欲觀靜邊著述以啓發於衰頹昏聩之餘
至於亨嘉之日公道大明復將拭目以觀賢人
君子之再用宜徒然而已耶未間保鍊至祝

與彭濟物

向在京師極蒙與進某陋劣無取不知何以得
此於明公也感上佩上奉別後九月初旬抵家
途聞北虜犯塞執事復有總制之命此國家安
危所繫而中外所屬望者也此時掃蕩諒無餘
矣某年紀老大加以衰病今復具疏乞骸若得
朝廷優容請老寔為至願諸詩後序謾錄其壘

第於豐功偉績無能贊揚萬一甚上愧上餘
保裔至祝

與彭濟物

執事所至皆成大功天下之人無不知之有不
待其一人之述然天下人之知者執事所達立
而已至於學術則未必盡知之而某則竊窺其
一二矣方其窮追劉六劉七也傳檄沿江禁防
客舟毋令為賊所得以資其勢當時一見雄文
卓識以為要非尋常思慮所及去年得見災異
陳論雖朝報斷爛未會其全然大意出於忠純

亦自可識近又讀重修紫陽書院告文議論淵源字上根據若此者非本之實學而能然乎自古有學術而後有建立未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也數十年來度幾乎此者惟見三原王公而今復見之於執事昔嘗有謁三原公者謂几案無他書惟孟子一冊乃知此公平生專力於四書經學蓋得其要領耳時公年亦高矣程子云人不學老而棄此公平生定力如山豈非由於學乎此外非無建立而學術或有歟焉宜其所謂建立者亦止於此而已矣夫語用而必及其

休語建立而必本之學術亦世俗之所不取者在執事惟其有之是以知之人故一道焉其於爲學潦倒無成而執事猶進不已尚冀保蓄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涂賓賢

近日余子積諸君皆能道閣下拳上於某之意甚感鄙陋之心非不欲用以於世但以衰朽之質加以孤危之踪時一思之世世有必去爲上策耳昔之儒者道不行則退不仕世義當如此亦以光陰有限烜赫之功勲既不但付見於時則冷澹之

事業亦必異傳于後苟或依違於進退之間則
兩失之此某之意所以決也某又游中類能談閤
下志向之正學術之純鄉邦有人竊所欣慰茲
由卓異而擢風紀且首以筮和一人召則所以副
士夫之望者固有在矣告君之體三代以後惟
有程朱是為準的譬之醫者大要以護元氣為
主而以驅風邪次之然程朱亦非不投風邪之
劑者知先後緩急究其源也此固閣下之所熟
講而行且為之者然復及之以見吾輩之論治
道誠不出乎此耳此後有故鄉便惠教幸甚餘

惟保重不具

○答朱縣尹

承諭似謂廉所叨開局得以爲學而執事所當
繫劇有不得肆力於簡冊者此以迹而言也
昔于嵩父讀漢書張述惟其不熟黃庭堅自言
作葉縣尉馬上讀熟前後漢安知執事非此
輩而廉非嵩之類者乎雖然廉於山谷亦其惜
之前後漢正不須熟也山谷在當時頗知尊尚
濂溪使其移讀漢書之功以讀通書讀大極圖
說則豈止於蘇門學士而已哉九詩文出于無

用博洽造於無涯皆吾人所當戒也執事得行
其志以實惠及民由是而進可以爲卓茂可以
爲魯恭恤其收之乎文苑曷若列之於循吏蓋
有休有用之學決非華而不實者之所可侔也
廉歸計已決近日家兄書來謂廉作官歲暮隸
四名月支俸米四石終歲可得八十餘兩官中
用其半又其半可以給家今歸受徒則半亦不
可得奚以爲生廉復書曰措大命窮自是如此
否則往年不遭齿攸之厄矣執事以爲何如餘
惟保重不具

箕鑿斧召

李監事至迺到手書開慰無量但所以與進者則不敢當耳吾儕雖踪跡踈闊而神交千里則靡非日不勤也邇來政事之暇有何新功氣節不如純乎道德文章宜若養乎性情第以質弱未之能耳高明必留意於此也鄙汝愚不死豈止丁未封事而已哉石城之見益高矣

與席文同

承示漕船志首尾繙閱足見志存經濟此書行世必矣然似聞都憲張公奏准運軍還日量許

東坡文選卷四十一 九
帶益而志中未載宣書作於前而例行于後耶
此寔得宋人以益回舡之意倘加增入亦足以
備異日故實高明以爲何如

奉張東白

昨得邸報知膺簡命主試南省今春所取士
所刻文必有非常罕可同者矣應天已酉鄉試
得執事主考其年最爲得人小錄文字妙絕天
下策二問五問起結各數百言非實有此精微
之學實有此經濟之才之心決難到此論前一
篇說理尤密論語中庸庸詩經義俱佳此廉昔識

事手筆者其間雖雜以他人之作猶
在庾亮坐居然可辨也俗目只以章行視之
甚至反有詆訾看來真學問何所用於今耶然
世人不識好惡豈惟文章言之可為浩嘆此後
有可以見教者希示下甚荷

○奉張東白

近得邸報知執事入閣不勝忻慰竊謂以執事
之經術道學既居勸講而高文妙思復當代言
朝廷用人可謂甚當雖未即時秉鈞當軸固將
次第而至矣廉嘗叨侍經筵見講官訓釋文義

細碎可厭至於將畢規諷太甚且不切題故嘗
妄謂今日勸講宜用伊川講顏子不改其樂及
君祭先飯章法不然止用真西山大學衍義點
撥念過提出大旨庶幾有益或謂衍義多指言
奸邪悞後之情狀恐傷觸人殊不知范淳夫謂
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况先儒已成之書則又
何害如此者執事以爲何如代言之文非止於
一以封贈之 誥勅言之說者謂四五十年來
大不如前或苦於繁多以致是且致之未入官
高者用專詞官卑者用海詞廉嘗妄謂今之官

卑者宜撰定格式依樣畫之惟官高者則因人而施亦當以品級限其句數多寡至於格式固亦不可無也如此似乎省力且使王言不至泛施執事以爲何如要之勸講乃程朱差遣代言寔歐蘇職任執事爲程朱之學具歐蘇之才天下之士不於此屬望而誰望哉然今日事體之急廉又妄謂格心急矣不若進賢之尤爲急也何者小人衆而君子獨則亦何以成正君之功治道有本末事幾有先後也因執事之柄用喜儒者之効得以暴白于世不覺多言伏冀恕其

狂斐言力采摭甚幸

與何子敬

近見貴治郡志人物類程學士下載云有御史
以曖昧之言中傷 詔致仕郎中陸某給事中
揚某進士夏杲千戶葉通上書訟之召還致之
葉疏誠有此陸則有無已不可知其曰夏杲是
指夏鑣也嘗有疏及李文祥鄒智姜維等九人
並無程君姓名然不曰鑣而曰杲者豈事在不
實故訛其名與若廉則嘗先鑣有言與鑣大意
同同所及之人則惟張昇鄒智而已何嘗有程

君未若謂君及泉即華泉則泉嘗因科舉事而發
之當此君與泉被逮時廉亦有疏直泉而不直
此君豈有死後背戾如此竊謂程君爲人後世
自有公論惟是鑲與廉之諸疏傳在士夫間今
可覆視况皆奉有 御批送科此後纂修

先帝實錄例該送付史館衆人耳目焉可誣也
倘得執事以賤姓名刊去或照夏泉例模胡爲
之使兩無所礙不勝感上此在志第七卷六十
八版至上貌上廉也人微望輕以程君之文學
盛名何能舍之軒輕毫髮情乎爲此者之巧於

造意而拙於知人不知於程君無益也不具

復錢靜夫

承珍翰盛儀多感亡余中之書先生已錄有
去秋家中回祿復不存矣此書非康節之學廉
嘗錄有祝氏鈔似乎為康節之學者然論者亦
謂其作用不同若以此書而求之經世則何啻
千里哉甚荷雅意謹用奉歸伏希照內抑復有
請焉廉以為就使康節之學術可傳在學者亦
別當有緊要處恐不宜一生在深山中打坐而
僅成此一事也程子謂某兄弟那得許多工夫

正謂此耳執事以爲何如向見莊定山極恠余
中之秘此不以授人廉獨謂此人全不知邵學
定山旣平日未曾究竟宜乎被其執謾也好上
关上執事優游林下玩心於此則無不可者余
惟保重至祝

與羅景鳴

曩在京師人事擾上投刺之後未得奉面繼而
一向缺於通問跡誠疏慢矣然同鄉同年同館
之情固在知照察否初登科時見諸君之作尤
喜執事當時求得家兄寬齋賦愚兄弟至今寶

愛不釋後聞於此事益苦心爲之往止閉門謝
客久之愜意乃出其一篇如此必愈進於前此
亦吾江西故態如六一公文章改削不已其後
如黃魯直又其後如洪景廬是何等用心作文
執事自此仰攀六一平視黃洪殆不難也惜不
得多見以澣俗腸耳

奉羅栗齋

夏間得奉手筆開慰無量夫以執事之老耆德如
此而遠近書疏猶且裁答則其處事之精明用
意之忠厚皆於此乎見之矣共喜少宰君過家

拜慶又得與憲副銀其臺君聯翩戲綵更迭稱觴
何樂如之他人諸子仕宦者有矣至於時聚親
旁以盡愛日之誠指不易屈引領南望珍重至
祝

與李明德

書來足見高志但儒者体用之學正要行道若
謂且盍靜處用工亦恐不然晦翁謂明道二十七
登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必如古人四十而仕
賢契年齒誠未但後世仕者不比古人皆有期
限至晦翁亦十九登第其爲同安簿止二十四

耳豈非世變則然而人壽亦多不及古與若肯
過南仕學亦兼得也

與孫性甫

世情不必用意求合但盡其在已而已自昔賢
者之在當時多方底員蓋亦無如之何也若一
上求合則失已多矣惟寡默擇交亦可省事近
日作何工夫若詩文雖不必畱意至於吟詠性
情發明道理則亦何可廢哉吾人爲學只以程
朱爲法決不誤人歲裏家僮因事至滌得見尊
翁先生云甚清健又承手札并青鞋之惠慰上

荷仁余惟疆學自愛

與陳文表

承諭序東白先生集果見序耶抑見近刻集耶
集中所收誠十一千百但以未全而姑待焉則
不惟終於不全亦恐終於不刻矣自吾與足下
起念已六七年人生幾箇六七年此區上所
以勸張太守刻之而無疑也近世學術卑陋如
矮人看塲詩則不取宋而取唐文則不取程朱
而取韓歐又或下視歐蘇而取遷固不知遷固
有韓歐議論乎韓歐有程朱議論乎至於詩如

王介甫陸務觀諸人唐人未足以當之若康節
明道晦翁諸大儒之作上薄騷雅李杜不足多
也聊一及之抑豈可爲不知已者道哉東白先
生文雖多遺然其議論之大者亦多收拾在而
晚節出處幾疏具存豈特鼻嘗一啜而已哉

與彭景俊

相望正遠忽報書至開緘曷勝浣慰緬惟高明
古貌古心雖於時樣不入而公道則亦何嘗終
泯哉康同年鄒汝愚合州人以言得禍貶死嶺
外年止二十有六耳所爲詩文出入意表其卓

見絕識英偉豪邁一時鮮比廉嘗謂其爲西蜀
奇才殆非過也其遺文合州舊有刻本公暇試
取閱之可見鄙言之不妄矣聞前守宋琢舉以
入鄉賢祠不知的否汝愚究心理學尊聞行知
雖俯食南軒亦無愧色若其本州人物決不在
度正輩下惟晉意而垂問焉亦觀察之一端也
不具

與席文同

鳴篔錄足見主張陸學處大抵朱陸之學就其
偏處爲之猶勝於俗學而況於其大中至正者

乎然在學者皆當去短集長宜可安於一偏而
已哉廉亦嘗謂後人未考陸學望風而罵今見
高明此書則象山不負屈於地下矣但朱子晚
年自悔之語將以自警且以警人自古聖賢不
自聖賢孔子之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如此等
類皆謙已悔人之意廉於朱子亦云不知是
否廉又謂學陸學就覺得力但恐後來漸上冷淡
學朱學初若茫然久之却愈有味善學者當自
得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合州宋守名珍

辱惠鄒汝愚遺文得之甚喜復繼之以悲世豈
復有斯人耶今更不論其氣節只如此文章斷
然傳後可謂一世之人豪矣其文廉甚慮其散
失盡矣不意尚復有此二固有散失然鼎嘗一
函亦足以贖人口矣况丁未封事與日月爭光
者哉惜不爲多致數本並至寶不厭多也汝愚
盡忠其妻守節俱於人倫風化大有關係聞閣
下於其妻舉獎勸之禮必而紡績之費非良有司
曷克至是然汝愚死其事甚少法應旌表抑郡

縣多祀鄉賢宜爲一祠以祀汝愚若舊有不必
專設惟舉之以入而已如此充足以勵風俗惟
高明圖之

與林緝熙

辱示白沙先生墓碣莊誦數過大要說得平實
可與白沙傳神所引答堯章戒慎恐懼意但白沙好
作隱語初學卒乍未領略耳所云康齋多舉以
下未有所得及云白沙以自得教人夫徒洛成
語亦伊洛所自得者後必入必欲以自得教人

恐又別生出弊白沙不欲著述詩云真儒不是
鄭康成此最名言但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
老更求知之句伊洛輒言商量恐未可以垂老
不疑將鶻突道理齎去也先儒論造化謂不是
將已返之氣來爲方伸之氣首論宰亡忠鬼義
氣沉鬱耐兀門生爲偉人似近於輪迴之說恐亦
須斟酌如何執事盡言於張地官康知執事之
能受盡言也故不覺亂縷發之狂率亦附於朋
友直諒之義焉耳倘有不可尤望勿斷來章餘
冀照亮不具

與潘孔修

佳論示及讀之真足以激懦衷而增孤憤也甚
慰_上聞第二章更剴切倘得錄寄尤幸邇來
諸邊信少警然豈可恃其不來而遂忘備哉某
六七月間亦嘗塞責兩章不知取視否近得同
年吳獻臣刻鄒汝愚遺文一帙讀之連日不忍
舍去此君信一世之入彀執恨之副本如此竒
絕無以奉執事也

與劉文煥

閩中士夫如周翠渠黃未齋早晚必相過從

爲無益毋蔡介夫認理細膩近時家居想亦相接
某嘗怪各處藩臬諸公往七樂與承差吏典親
而與士大夫踈不知何故福清王公克復在吾
省待吏卒如骨肉而士大夫則泛然無所厚薄
奸人黠胥積弊至今雖經數公如徐明德輩痛
加釐革未盡也本公心事本無他惜此其所短
耳某近得林居魯相處甚有益此亦閩中一人
物也聞有一子一孫俱欲入學而執事未之許
宦家子弟入學與民間抵差不同所宜引而進
之以似述世風惟應舉補廩補增則一毫不可

揚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七
放過不然則寒峻無路矣幸恕饒舌真西山文
集可求一部否外十三經注疏多紙不可易得
倘欲南監何書當計所費償之家毋舅荷青照
多感

揚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七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八

書

與余崇周

寒家軍後洪武初高祖楊名顯爲事發定遼中
衛右所益塲百戶裴榮總旗李虎兒小旗王得
勝下充軍永樂元年鮮魯叔祖楊德信補伍天
順二年鮮叔祖楊叙補伍弘治八年鮮族叔楊
順補伍今見在都司前住某嘗痛吾族衰單特
以軍役之故曾叔祖一枝絕於彼叔祖一枝又
絕於彼今族叔艱難孤苦於彼蓋係塲塲連年

賤課日不聊生念族叔正當壯年頗有膂力獨
不得執干戈以衛社稷徒以釜竈前烹為事心
誠惜之第不知有例亦可從征否倘得尺寸之
功僥倖半級何幸如之未間仰望之至

與孫承恩秀才

先公墓志草已奉納原狀詳而皆實一已收入
惟是文字褻蕩不足以副遠求之意甚愧甚愧
昨覩華翰雖稱謂之語不敢承當而筆力之後
健眼中英妙如此者絕少異日當以文章鳴
先公為不沒矣餘惟強學自愛不具

與卓生

某憂中辱吊慰哀亡感亡既而誤索鄙語無以
應則以胡敬齋居業錄并謬錄陳白沙詩示之
且以某平生亂道一二廁焉而雅意復少之欲
得詩與文以爲贈哀戚中固不能爲詩就使爲
文抑豈能有加於胡陳二先輩耶望取二先生
之說而深味之則某雖無所贈謂之有所贈亦
可矣荒迷矜亮

與王冬官 名奎

夜未舟過沽頭譙鼓已驚亡起更四顧窅黑不

便登泊且恐復如去歲夜深攪擾四櫓夾搖中
流直下其疾如飛天明已至夾溝矣佳軸塗泥
聊見意耳关覽幸七

與陸全卿

近得郵報知執事進位大宰不勝忻慰居是地
者惟公惟明執事皆兼而有之以之而進退天
下之賢否蓋綽乎其有餘矣此皆近日有識
咸以為言而非某之私言也雖然一人之聰明
有限四海之人才無窮若以四司之中令其各
舉所知以聞則十當得其六七矣而又叅之每

年進表考滿等官所具賢否則十當得其八九
矣如是而照以在我無私之藻鑑則十不失一
矣品列既定一遇有缺按籍書名此呂蒙正夾
袋故事如此而有不合公論者吾不信也惟是
人物之大者名高賢衆德修謗與更是世俗自
有一種求全責備之論此則須用獨斷自今如
林待用朱懋恭決是第一流人他而王應韶之
風力張克修之理學吳獻臣之氣節王伯安之
文學有聲政事精絕者宜早用魏校子才後輩
中識操卓然不可不置之左右往者遂菴於出

格之士亦時加甄拔執事承選菴之後必有以
簞動一時以慰天下之望以答九重之知豈
但謹守常法而已哉僭妄及此惟高明盻之

與楊實夫

執事寢室如禪門可羅雀清心省事可謂造其
極矣蓋本原之地打疊如此則於玉石薰猶之
辨鉛銖分寸之較又何難哉雖然海內人才并
包總括無所遺漏乃為盡善百尺竿頭尤望進
步此迂踈所以納忠於知己者也尚冀保鍊不
具

與黃應期

每聞執事積書甚多其欲讀盡天下之書乎讀
書不過明吾心之理耳理苟能明書何必盡讀
即借使天下之書必須讀盡則程子不以玩物
喪志箴謝上蔡矣近世學者如所謂說郭所謂
冊府元龜之類皆競錄之此何謂也為學但不
可約而陋耳貴鄉蔡艾菴約而不陋觀其蒙引
可見此讀書知要者也執事天性素淨又學上
好善人之有伎若已有之凡若此者他時夫任
受用不盡然於諸書恐亦劬矣某荷誤愛無以

納忠惟願每日工夫疑神息慮涵養本原如此則不惟書之不緊要者自無心以及之自此讀書則亦異乎人之讀書矣向在京師相聚欲竟此說卒不得聞嘗謂范文正韓魏公非不讀書先儒謂其皆是天資非由學力然則為學豈專在於讀書而已哉高明以為何如

與夏于中

途中聞轉副郎承示文稿每讀每不釋手惟是辭古意深非一過可了就中家數於唐則樊宗師於宋則洪景廬於近日則貴邑羅圭峯高

作上某平生為文意至即伸紙濡毫所以淺近無能進於古人茲於文稿竊欲留呂自娛幸勿索去也抑某嘗觀二程文字是一樣橫渠文字是一樣皆不必同不知閣下愛二程乎愛橫渠乎便問願有言告我

與劉時讓

令嗣因吾挺出之才天乎豈至於此豈程夫子所謂呂具間值之難宜其數之或不能長者歟痛上傷上所諭平生行誼是豈可使之無聞於後哉此等事在吾輩正有翼之豈意今日反望

吾輩則所以痛傷之者豈止一端而已哉石齋
見素皆敬愛之或以墓石托若序其遺文之類
則某不敢辭亦以自謂能知其學術承及某之
出處懋真能悉茲瑣上不足重陳數目冒風才
愈使者立俟報不能多布

與徐宣之

父欲奉問以區上之私不足爲瀆亦冀高明必
能照察於形迹之外也竊謂英風直氣博學宏
識如執事苟不得於今必有立於後世之有言
於後者類以頓挫拂逆在執事自信自處

若不肖懷祿依違所以自謂則愧負知己耳長
令器秋闈定占高選不妨閑中且看其激昂青
雲也若其德性涵養尤見庭訓浪聞欲止其進
取此決不可至也懇乞

奉李舫齋都憲

某自聞承乏之命極知才短事煩實切憂懼
然以執事臨蒞之地意者凡出於公匪私於己
之事必肯委曲成就不加拒絕復為之喜且慰
焉到任以來適當旱蝗方愧所處之無策近奉
明文獎勸貸粟之人此抹荒第一義某無能少

助於下風數日思得農民納銀准其改撥似亦
可行伏望慨然俞允則於荒政未必無分毫之
益干冒尊嚴曷勝悚息俟命之至

與范給事允鄉

近覩建議科舉諸條皆國家求賢至計夫事久
必弊器久必蠹此理勢之所不免者故宜有以
更張之惜乎許大事體該部只據王蕃之說一
筆叅倒蕃謂鄉舉里選不當用京官不知順天
應天鄉試何爲而用翰林官耶謂京官列於省
員之下及與教官同列爲辱君命不知會試

主考內閣保傳何爲而列於禮部官之後耶順
天應天鄉試何爲而亦與教官同列耶要之善
意起於承望風旨本於傷害善類而其爲說類
皆浮游無稽爲該部者前亦承望風旨爲之覆
奏今又不明是非不辯邪正引以對 君行之
天下傳之後世而謂國有人乎當逆璫同事南
京科道爲彈劾被逮詔獄時蕃亦在逮中畏禍
巨測遂與任 二人進本申訴謂同官暗拏其
名寔不預謀至爲鎮撫葉斌嚙罵鄙咲事之顛
末文案具在則其人可知已此輩固不足責但

為該部惜為事體惜耳廉於高明素昧平生京師一見道姓名之外未嘗暇及他事以奉教言昨見禮部咨文偶一及之

答劉潤之僉事

迺中得書札詩章開慰無量及得所集魏漢詩三復首序可謂深於此道者矣廉於此段工夫實是缺略蚤年泛看唐宋詩而已文之頗好明道遊山詩晦翁感興詩而已至於三百篇亦苦其深奧不得其門而入學之孤陋極可愧嘆然高明潛心理學亦必別有論著當不止此更問

寄此尤爲至願廉老病復出夫何爲哉所謂菴
裘行且謀之尚冀彊學自愛悉以所得見之事
業爲世道增重不宣

謫歐陽御史從龍

名雲

丁卯京師之會俄焉九載廉自有京尹之命簿
書堆中日不暇給平素交游皆缺通問故雖與
閣下有兩世之雅亦復無一字之奉其爲踈慢
曷可勝言緬惟閣下學博才長記高文瞻豈非
左太冲之流乎客歲辱寄佳貺并書與賦所以
開示惠教不一而足令人感且悅自有不容已

焉夫以閣下之賢過人遠甚負屈之後言路復
有論薦爲當道者何忍至賢橫道不一顧惜也
耶雖然公論昭存當自有日但在遲速之間耳
閑邊靜處且得肆力於學吾知窮格愈至則造
詣愈深蓋不獨詞章而已也廉犬馬之年逾六
望七不日角巾歸第訪閣下於西昌相與泛澄
江登快閣憑高縱目把酒臨風則人世之富貴
浮雲功名土苴誠有不足道者矣但恐此時未
許閣下久在山林而區區此約有弗遂耳未間
保重至祝

奉石齋閣老

自乙亥歲執事奔喪去國拜送于都城之外至於再起以副九重倚毗之望中間六周星矣傾企雖勤起居實缺豈非禮絕百僚而踈遠之踪不當率易而然歟仰惟執事鍾兩川之秀文章獨得其竒繼三楊之後相業足堪其匹若夫魯簡肅李文正與夫張文定范忠文之美如楊文貞之稱蹇忠定則又足以作配於鄉先輩矣猗歟休哉廉以衰病年來屢次丐休未蒙俞允不料去春復患血淋迨今未愈日夜作痛步

履艱辛緣此再疏乞骸伏望恕其煩擾監其懇
誠俾得早遂山林獲正立首所謂生死骨肉又
何以加於此哉更有奉瀆舊例京官二品以禮
致仕者造秩四品以下考滿後以禮致仕者進
秩惟三品間亦有之不著爲例何邪嘗讀韓退
之送楊巨源序一則曰白于丞相去歸其鄉二
則曰丞相愛而惜之以爲都少尹不絕其祿昔
之居進退人才之任者不惟不拂人高尚之志
而且獎人恬退之風孰謂執事有不樂聞此者
哉使此事而並見於今日固不肖輩之幸而亦

執事之美事至於朝廷待臣下之禮亦無彼此之間矣下肩台嚴悚息上上不官

已上書簡檢之亂稟中僅上有此因附于六稟不復爲之次第云

與徐宣之

某不自死滅既延先考茲給勘合守制回至維揚過執事之鄉邦恨阻一面仰惟先生文行俱高忠孝大節尤偉邇來涵養之深造詣之密蓋有未易以窺測者矣所愧數年奉問甚疎而執事脫屣世事斷絕教墨竊謂吾人講學最是緊

要近時諸公如一峯定山皆各自爲學不由於
講白沙有意於講而或者猶病其禪此公平生
敬一僧名大虛者某數會此人雖禪亦未理會
得不知白沙何爲而信之也便中不惜枉教

與伍時泰

伏惟勤王之師陽明公倡之執事應之執事倡
之一郡應之二郡倡之一省應之至於摧鋒陷
陣賈勇先登則功之次第大小在社稷在生
民天下之人所宜共賀而某復致其私者以事
非神速使此賊坐大吾省尚有噍類乎吾邑最

通者又尚有噍類乎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所
憾屬時多故遂致稽遲耳某以書滿得便其私
以遂歸計偶因賤疾淹留奉見亦不遠矣未間
伏冀保重俾一方是賴焉

奉周翠渠先生

先妣墓表遠承撰寄盥手再拜讀之歎四哀感
無涯高文盛德二者相頌以信于後無疑矣近
日御史沈賚論薦老成以執事居首恐妨高卧
在執事豈可不以呂晦叔司馬君實自處哉伏
冀保重不宣

與魏子才

某在順天嘗一奉書中間亦得閣下一書荷拳
上之意及閣下在告還崑山則久缺起居矣緬
惟從容庭闈優游充養甚上慰上某也潦倒無
成殊負知己之望近日轉官實逾涯分所幸猶
可藏拙耳揚實夫表重聲徹一時元氣不負平
日所學閣下亦宜早出以白儒者用世之効朱子
嘗謂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以此
觀之吾人恐不必退處而後得以盡力於學也

何上七

答邵二泉國賢

道鄉集亦嘗求之竟不可得承惠及其甚荷學史
議論稱亨文字洗削讀之如嚼冰雪飲沉澀起
左氏於九原必當曰不虞君之涉吾境也某於
茲事往已成於函莽又安敢著一語哉即辰緬
惟侍奉萬福甚慰某近悔此出蓋在高賢碩儒
謹難進之風有如衰朽豈非代大匠斲耶正休
之疏已上 命下當在旦夕歸時不免取道錫
山奉見亦不遠矣

答前人

承教謙光益深愧悚容春臺集病中挑灯讀之
次早盛伴索報尚未盡卷也然鼎嘗一竊固知
其為熊蹯駝峯矣力疾布此餘俟奉見以盡

復余憲長子積

文選板刻尚好領上意上或謂止李善注無五
臣注愚謂一人注看且不周况五臣乎然唐人
以此進御其以詩賦亦有益於人君之學乎俯
仰千古不勝浩嘆昨所進大學衍義節略以其
多而省之非節要也西山此書條上以要名之
果條上皆要也拙稟伴擬進書表之類皆在試

一視之

與毛三江禮書

近辱珍翰慰亡浣上行義書又承貴部爲進多
感多感此書用事填實且各有類便於觀覽然
嘗思之事變無窮其理則一過於繁多則難周
徧以故妄有節略之舉至於一二貼說亦欲提
撥入門大意處猶恐古淡易使人厭故雖小事
亦或稍加論疏譬之飲食大羹之外若海味之
類亦不可無者雖然精衛填海豈不爲巨靈所
笑者幾希此書副在貴部諒莫過於鑒別當時

急於成編不無遺恨不知可發付再校行令書坊板行否進止唯命

奉費鴛湖閣老

近聞令即發解京閣共上喜上夫以英妙夙成之資固已遷之數科矣然嘗謂呂正獻有祭公張忠獻有商軒父子講求於一家而以謀謨於一國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即所稟之異所志之遠異日不祭公乎不商軒乎此則某所深望者若正獻魏公在執事又豈得而辭其責哉其他固不足為道也某病勢來攻非在任所能料

理前者執事固不知之今知之而不動念正桂
叔夜所謂自非重怨不至於此干瀆台嚴懷友
七
七

復喬白岩太宰

某病勢侵陵度不可留蓋比往年所苦更增數
倍前者乞休於當道處俱不敢通書者正恐或
爲所尼也是以雖於執事亦復缺焉某當去者
多至於年當去病當去尤顯七者尚欲竊知止
之名邪所惠簪萍錄與虎谷聯和之作信乎今
之韓孟也讀之啓發多矣虎谷早逝可惜可惜

一四
使得立朝其視汲黯何愧哉其文更優於詩抑
以其遺高而粹行焉在執事真折枝耳然不可
不早告之也力疾率易恕亮不宣

與范憲副以載

承寄示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
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
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
大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
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
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

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

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
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
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
而言與夫所謂以喉嚨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
徵羽之音凡書之要處一一拈出可謂得其三
昧矣今以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
黃鍾至大呂減六分竒大呂至太簇減三分竒
太簇至夾鍾減五分竒夾鍾至姑洗減三分竒
姑洗至仲呂減五分竒仲呂至蕤賓減三分竒
蕤賓至林鍾增二分竒林鍾至夷則增四分竒

夷則至南呂增二分竒南呂至無射增四分竒
無射至應鍾增二分竒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
分竒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
氣短二分竒又一氣短三分竒又一氣短四分
竒又一氣短五分竒又一氣短六分竒又一氣
短四寸三分竒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
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
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
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
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

馳之甚哉若謂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際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定在某刻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

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審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筭

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笑舉例然不過爲
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鍊鑄錯耳廉於李書窺
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
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
手處幸有以教我不可不宣